

關於展覽：Screensaver《楚門的世界》— 程展緯

1983 年，程式設計員 John Socha-Leialoha 研發了螢幕保護程式，以重複、沒完沒了的變化和節奏，填充了螢幕上的所有沉默。

1998 年，電影《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中楚門（Truman Burbank），察覺到每天在家附近的路上，都是相同的人和車在反覆往來，從而最後洞察自己生活在虛假的世界中。和他一樣但比他早五百多年出現的哥伯尼（Nicolaus Copernicus），在沒有精密的天文儀器下觀察重複的星序，以數學結合想像消滅了整個地心說的宇宙。

「重複」是串連今次展覽所有作品的關鍵詞，它是作品中批判或反映的對象，也是創作者用來批判的工具，最後成為自我修正必經的過程。

對我來說，日常生活早已進入了一個像螢幕保護的程式中——一個充滿虛空而連綿不休地重複變化的時代，一個現代人逃離不去並無力擺脫的生活處境。這種處境就像螢火蟲食蝸牛的方法一樣，不會使你痛苦，只會使你麻木。我嘗試以不同的方式去演繹日常生活中的「螢幕保護程式」，希望在你還來不及觸碰它前，也文也武，耀擦你的眼睛，更期待觀眾在作品中找到一個缺口刺穿幻象。

作品簡介

與展覽同名的作品 *Screensaver* 是一組七件的閉路電視作品，以 DVD 播放重複的單一商業標誌，再配上內置的轉化特效。播放超過 3,000 小時後，虛空的變化在顯示器上留下殘影。

透過「重複」而留下影像的有另一件攝影作品《公共雕塑：沒戴安全帶的男人》。香港科學館收藏了一個沒帶安全帶的無名英雄像，為教育市民在高空工作緊記佩戴安全帶的重要，科學館把他躲藏在單面反光玻璃外牆的背後，當觀眾經過感應器時，該名無名的建築工人會透過微弱的燈光穿過玻璃向觀眾展示因沒戴安全帶而跌下的死姿。他每天為我們演練過千次的死亡，重複的死亡叫人變得冷漠。我使用了香港人發明的 Holga 相機，並利用長時間曝光的方法，把過百次的死亡累積成一幅照片，讓你看清他的容貌。

觀看別人的死亡可作自己的警誡，在街上看到死鳥要打 1823。作品《1823: 複習物堆》呈現了由清潔地拖組合而成的一群死鳥的結合體，並混合了半個政府。「複習物堆」來自 Paul McCarthy 的 *Complex Shit*。

卡爾維諾的《帕洛瑪先生》曾經思考不斷吱吱喳喳的鳥聲——牠們的語言系統是怎樣的？他有一個有趣的推算：鳥兒們是利用吱吱喳喳聲中的沉靜片刻來表達，那即是用休止符來當作語言。作品《口哨》是我在香港歷史博物館盜錄了背景蟲鳥的叫聲，連綿不斷的叫聲其實是一種沉默。

另一聲音作品《擬人法：小喇叭》是我近來在街頭盜錄由擴音器播放的議員自我介紹。小喇叭在擬人法中成為對換的載體——不是人的人扮人說人話，最後以小喇叭呈現在大街小巷。

早前電視《天與地》劇中的一句「This city is dying」成為了香港人的金句，城市變得單一是全球化下面對的問題。明信片是早期全球化下旅遊的產品，但我發現明信片上是從沒有雨天的。作品《液化陽光》是替香港明信片的風景畫上雨景，把城市變成下雨的背景。

相同的城市產生相同的罪案和意外。早年我到曼徹斯特工作，曼徹斯特市中心的街頭是不可以飲酒的，然而它卻是一個佈滿啤酒玻璃樽碎片的城市。作品《盛載了過百次意外的玻璃樽》就是我把在曼徹斯特市中心不同地方收集到的不同玻璃碎片，組合成一玻璃樽，造型有點醉意。

相同的「意外」產生相同的新聞和廣告，作品《二合一：蘋果日報和文匯報》是重造2007年的一件創作，我將兩份不同政治立場報章的頭版交織在一起，兩份報章均以倫敦地鐵站爆炸事件為頭條，選取了同一張美聯社的照片，並裁剪縮放在相同的位置上。交織後相片還在，原文的內容卻變得模糊。

另一作品《二合一：明報和文匯報》是擬仿同一件作品的創作，兩份報章均以中國北車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招股認購作為頭版廣告，因著報紙對名稱的不同排式（直和橫），最大的火車圖像有所變化。交織後招股內文整齊可見，但火車圖像變得模糊。

作為七份一個傳媒人，我喜歡留意報章的排版。作品《透明：明報和明報》和作品《透明：大公報和大公報》都是重複排版框架的創作，前者是關於賭博，後者是關於審訊。

除了排版框架重複，報紙的立場、論點角度也越來越相似，加速了閱報的速度。作品《閱報速度》就是描述我們當下閱報的速度——快得有點情緒。

無論過去的或未來的事物都可以重複的形式生產。《1989 與 2046》是我用過底紙，組合成兩份極相似的日曆形式雕塑。對香港人來說，1989 是一個過了很久但揮之不去的年份，2046 年雖未曾來到，但已經好像過了很久一樣。兩者相差 3 個 19 年，一般來說，西曆和農曆每 19 年就會相遇一次。由於朔月的關係，1989 年和 2046 年的農曆相差了

一天 —— 這一天大概是生活的 debug。

作品《像素》是一個關於維園燭光的創作。25 年的燭光提供了一個怎樣解像度的廣場？我以一滴蠟作為蠟燭，成為一夥像素。每年六四報紙關心的都是維園的像素，然而，每一燭光背後卻是一個人。

一日有 24 小時，每小時 60 分鐘，每分鐘有 60 秒……如果我們將單位轉化為人，在香港這時區裡，我們一日共喪失了 150 個單程證審批權，150 張身份證。作品《150 個遺失的單位》就是回應這件事——單程證配額成為了香港人公共的遺失物。

展覽中不少作品都是來自聖經故事或童話故事。在功利主義之下，我總是把所有故事看成寓言：如雕塑《巨人歌利亞》這頭像是由誤讀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像開始的。我在想，當米開朗基羅面對這巨大的石塊時，他想起的應是巨人歌利亞還是大衛？他最後決定描繪準備戰鬥之前的大衛，當大衛萌生打敗歌利亞的念頭時，他的頭變得比正常的大。而當他把巨人歌利亞的頭砍下來之後，他自己卻成為了另一巨人。佛羅倫斯美術學院畫廊內的大衛像身高 517cm。是次作品乃改裝自美術學院的大衛石膏頭像，尺寸比真人大一點。

《快樂王子》是我在曼徹斯特市內尋找不同的公共雕像，等待一隻野鴿降到它的頭上，然後飛走。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快樂王子和鳥兒並沒有太多的互動 —— 銅像沒有給鴿子一分一毫，唯一的交往就只是鴿子在他們頭上潑糞。

作品《周處》的命名是來自周處除三害這故事，故事用了一種重複遞進而推演的結構形式，像普遍兒童圖畫故事一樣，最大的敵人總是自己。作品是利用針孔相機拍出軍人頭像的心魔。

「自己的敵人是自己」在另外兩件有關迷彩的作品中也有相近的論述。《迷彩-皮膚》是用不同「肉色」的膠布剪裁而成的作品。我們習慣以一個傷口遮蓋另一傷口，最後血肉模糊。作品《迷彩-軍服》是把五種不同顏色的軍人身體互相切割並對換，直至最後大家都得到一套迷彩服。迷彩本來是用在軍事用途的發明，現在卻成為了時尚。

另外兩個錄像作品都是出自小王子看 44 次日落的情境。《楚門的世界：日落的國》：每天下午六時，國旗和區旗都會除下。我由添馬公園開始，把握不同地方的下旗時間，在差異中遊走，一口氣觀看了六次下旗禮。當中包括高等法院、終審法院、立法會大樓、解放軍總部、海富中心和警察總部。《楚門的世界：日落的家》：宜家傢俬裡的不同時鐘呈示著不同的時間，我在差異中遊走了 9 個時區，把下午 6 時停下了 23 分鐘。小王子傷心時會透過移動身體觀看日落。

這次展覽中有兩件創作我嘗試了使用一種新的物料——石墨。作品《黑髮》是用石墨做了一把梳，青春常駐。另一件是展覽中最細但最重要的作品《中文的冒號和省略號》：我用鉛筆的石墨筆蕊造了八顆釘子，分成兩份。中文冒號是當你想說話前用的，另一個省略號是用於當你說不清話，不能說下去的時候……